



生命里的欢喜

■ 兰心轻语（黑龙江）

与文友相约去公园看夕阳。深秋的风不十分友好，可兴致使然，下午三点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徒步半小时前往。

公园的地势比较高，远离小城的繁华，没有遮挡，让夕阳的模样一览无余。

大火球一般的太阳向外散发着光芒。那光芒是无数红光叠加而成，从厚重的深红到明亮的浅红，再到晶亮的浅黄色，酣畅淋漓地铺满西天。一切景物都浸在它的霞光里了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朦胧之美。

大片的万寿菊被夕阳镀上了一层光。它们生动起来，在夕阳的光华里攒动着、摇曳着。置身其中，和深秋的万寿菊一起沐浴着一天里最后的阳光，我有了肃穆之感，而更多的似乎是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满足和怡然。颌首而立，夕阳下的一切都有了思想，有了情感，而于我更有了一份失而复得的贵重。夕阳无限好，哪怕近黄昏呢？它赋予我和万寿菊的是生命里的欢喜。

我所居住的小城是不见山的，山衔落日是无法看到的。此刻夕阳已全然隐没在远处高大的建筑群之下。它的光从建筑群之上迸射出来，似乎是因为被阻隔，所以更努力地释放，想把这最后的光亮留给这个世界。

公园里的望云亭是整个公园的最高点。活泼的笔友拽着我奔跑，说是登上望云亭还可以看到夕阳。

奔跑的我们被路过的荷花塘吸引了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景色是不见的，眼前是典型的“秋塘残荷老”的状态。夕阳仅见的余晖照射在荷塘上，让荷塘静止在清冷的灰白状态，那束光亮并没有给它增添生机，反而让我看到了凄凉，很是伤感。索然转身，看到笔友正举着手机兴致盎然地对荷花拍照，对着枯败的灰色荷叶拍照。一边拍照一边兴奋地感叹：“姐姐快看，多美呀！”年轻真好，没有那么多的伤感，本已别过去的头回转过来。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。

一湾浅浅的水域，一半结

了薄冰，一半是沉默的秋水。此刻被淡灰色的天光映着，大片零落的荷叶被风卷到荷塘一角。我的情感再次与残荷的萧瑟交织在一起，枯荷叶脉清晰斑驳，枝干曲折，倒也是构成了一幅抽象画般的韵律。

荷塘浅水里的几株残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茎干笔直地站着，莲蓬泛着坚毅的古铜色。这不就是“枯而不折，败而不颓”吗？诗情画意的我，心情也好起来。真正的美不仅在于绽放的瞬间，更藏于凋零的等待重生的沉默里。秋日荷塘，赋予我们的仍然是生命里的欢喜啊！来到望云亭时夕阳已全然隐没了。东方的天际，一弯月牙挂在了枝头。

公园里静极了，连风都小心翼翼地。没有在望云亭上再看一眼夕阳，但也有意外收获。亭子下海棠树经霜的红果在这清冷的天光下闪着红光，树下贴着地生长着的草安然地绿着。零星的小粉花，像星星般闪烁其间。如果没有这些落叶，如果不是

拿着手机不停拍照的手，已经冷得僵硬，真以为它们是料峭春光里的春草和花开了。生命里简直处处欢喜！

顺着原路返回，公园离我们越来越远。街灯亮了，弯月在树梢上深情地望着大千世界。夕阳下那片干枯的万寿菊，那片在荷塘里直立的残荷，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无论是万寿菊还是荷花乃至更多的植物，它们都经历了从风华正茂到枯黄凋零。这是盛与衰的交替，这是生命的轮回。

万寿菊在不久的将来定会被寒冬的积雪覆盖，它的种子也定会在春天来临时发芽长大。荷塘里莲子明年一定会萌新的芽，发新的叶。那片生长万寿菊的土地，那片浅浅的荷塘里，盛满了的是蓬勃的生命。夕阳将最后的光明奉献给了这个世界，夜的来临不可避免，明天又是一个朝阳满天的日子。黑暗必定昭示着光明。所以花，开落如常，太阳，升落有序。不论哪一种状态都将是生命里的欢喜！

上元情丝

■ 雪野诗情（辽宁）

为何，我还在想念
这一把的年纪了
还把往事时时眷恋

是因为那些山川吗
我离开时也不曾回首顾盼
还是为那座老屋
我甚至已经忘了它的容颜

那么为何，还要想念
只是，有个人还在心头
她的笑，如花般灿烂

黄昏中的牛

■ 槐花飘香（甘肃）

在草川，最后一抹落日定格出一把松弛的弓
最后离开的老花牛
固执地回眸
在它松散的骨架上
我看见了
走进黄昏前
它低头啃食过的一道道草坡
多少次地俯冲上紫草悬挂的山梁

我不是一头牛
无法抵达一头牛的内心
我更愿意相信，此刻
它不是在用目光丈量
沿着云朵边缘迂回到梁顶的尺寸
而是用等量的温柔抚摸
老了，一枚太阳
应该想起自己也穿着红装

如果我是那头牛，回首
一定是要咩摸
天空迟迟不肯回收的目光
蕴蓄着多少
经见过的山河赠予的慈祥

消失的记忆

■ 苏建华（安徽）

潜入水底
尾随着悠闲的鱼群
河水很清澈
思维却很浑浊
旧时光间的欢愉与悲伤
都于水中溶解
未留下七秒的记忆

斜映的阳光
附着于水底白色的卵石
我已分辨不清何为云朵
何为卵石

柔柔的水草
抚摸着我的脸庞
我却记不起它宛如曾经谁的暖暖
的手心

一声叹息
衍生出一串无奈的气泡
浮出混沌的心绪
伫立于寂静的岸畔
仰首痴望着天空上的流云
终在追忆往昔的春花秋月中迷离

春游蚕姑坨

■ 王国营（河北）

雨水已过，蚕姑坨的风貌就渐渐柔和起来。与蚕姑坨几次擦肩而过，与同学有几次约不能至，心里总像欠着一份情。大年初五，我终于和斌子、阿福约好清晨出发，带上背包，兴致勃勃朝易县沙岭而去。

车行驶在高速上，人穿行在群山间，心情也格外畅快。刚进山时是一段平缓的上坡水泥路，石子裸露，我们说说笑笑、蹦蹦跳跳往上走；后来换成土路，车一过便扬起沙尘，劈头盖脸落了一身灰。不知不觉，平路变成了陡坡，山势越来越陡。

行至半山，偶尔抬头向西望去，半空挂着一条几米宽的白色冰带，“呀，冰瀑！”斌子一声喊，我们赶紧凑上去拍照打卡。“云来山更佳，云去山如画”。峰回路转，南天门忽然出现在眼前，阿福也忍不住惊奇地叫了一声。阳光穿过天门，常与山上浓雾交织，形成梦幻般的光柱。

金光从头顶倾泻而下，人被笼罩在一片金色光幕之中。迎着南天门，我们走上盘山小道。明明觉得南天门就近了，可山峡回环曲折，反而又望不见了。

到了南天门北坡，抬头往上看，乱石嶙峋，一架用树干搭成的长梯直抵南天门口，我们都有些犯怵，最后绕道南坡。野径寻幽，行走在山骨嶙峋的秘境里，真正把心灵带到崇高境界的，是山上密密麻麻的树木与荆棘。它们不怕山高，有的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里，有的茂盛地长在土坡上，枝干扭曲如盘龙，在空中舒展枝叶，像是与狂风乌云争夺天日，又像是与清风白云自在游戏。它们才是大山真正的主人。置身其间，颇有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的意境，枝繁叶茂间，自成一派清幽小天地。从钻入树林的那一刻，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，

洒在我的脸上，脚下的山石和泥土，耳边的莺啼虫鸣，眼前的枝叶光影。在这无边灌木丛中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累了可以躺下来，尽情享受草木春山。

没有石级只能手脚并用“爬”，一沟又一坎，是苦也是乐，仿佛从有生命起，就在登山一般。迈前脚，拖后脚，心还在突突跳，腿肚子还在抖，人连滚带爬终究还是上来了。低头望着走过的山路，连自己都惊讶居然能登顶。山风带着自由的气息灌满胸腔，爽得只想放声大喊。

正沉醉在“太行青未了，蚕姑娘牙秀”的景色里，忽然天空昏黄一片，狂风裹挟着砂石，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味，我们走进蚕姑坨的庙祠。这里供奉着蚕姑娘，还有孙悟空大圣祠，尤其是财神爷塑像，笑容可掬，都是少见的传神之作。一般庙宇的塑像，要么过于严肃，要么

自带威严，远不如这里这般逼真亲切。若不是兄弟提醒我该走了，我还会静静“待”下去。

无兄弟不登山。肚子饿了，阿福鼓鼓囊囊的包里，早已装着矿泉水、蛋糕和苹果；山路陡峭，斌子用树枝做了一根结实的登山杖；返程遇上堵车，我们便在路边农家院吃起农家饭，一盘鸡蛋，两杯腊酒，三人都醉在山景野趣与兄弟情谊里。

蚕姑坨，始终保持着野山的纯真，一如我们，初心不改，情谊不变。

其实，兄弟就是那座山，沉稳、厚重，一路相伴前行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兄弟携手再登山。自嫌诗酒犹多兴，无限风光为解颜。野石静排为坐榻，白云深处寄柴关。蚕坨自有幽真趣，今夜应须醉始还。